

旧岁端午，烟火长梦

● 郭国强

编者按

“五月五，过端午；插艾草，挂菖蒲。”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，记忆中的端午，是灶房里飘来妈妈煮粽子的味道，是家门口悬挂的艾叶香……端午的味道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味道，是清正社会风气的味道，是一份情愫，一脉传承。

端午的每一个元素都蕴含着厚重文化的积淀与传承，今天，让我们跟随大营镇文化站站长郭国强同志的文章走进记忆深处，感悟传统中历久弥新的价值尺度，让其发扬光大。

儿时的五月初五，是刻在记忆深处最鲜活的模样。时隔多年再回望，那些端午的热闹与温情，依旧清晰鲜活，让人满心暖意。在物资朴素的旧时光里，乡里人格外看重端午佳节，每一项习俗、每一场仪式，都隆重又虔诚，藏着最纯粹的人间烟火。

在大营镇老街，我们几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，邻里们亲如一家。端午的忙碌，从来不是初五当日的仓促将就，早在五月初四的午后，大杂院的女人们便早早忙活开来。俺娘、二伯母、六凤婶们围坐在一起，分工有序、各司其职。有人穿针引线，缝制玲珑小巧的香囊；有人指尖翻飞，编织色彩鲜亮的五彩线，余下的人反复淘洗糯米，将粒粒白净的糯米浸泡在大铝盆中，慢慢滋润。

老家南坡有许多榉树，榉树叶是包粽子的好材料。每到端午节临近，村民们就会提前从南坡采摘榉树叶，或是赶集买回粽叶，用来包粽子。大家把粽叶、榉树叶尽数放进温水浸泡，细细刷洗干净，再入锅煮至柔软，为次日包粽备好所有食材。那时，我总爱凑在一旁踮脚张望，充满好奇，母亲便头也不抬地叮嘱我：“明儿五更就得早起，可别睡迷糊了，起晚了就不带你去河边沾露水了。”

翌日凌晨，天色黑黢黢的，差不多是凌晨四点，静谧的院子便被二伯母的喊叫声唤醒：“大伙儿快起！趁早带露水薅艾草，太阳一出就不灵验了！”

起床后，我揉着惺忪睡眼，只见兄弟姐妹的脖颈间挂着清香的香布袋，手腕脚踝处缠着五彩丝线，喜庆又好看。随后，我跟着手持镰刀的大人们，奔赴南边的恒河岸边。虽天色微暗，河边早已聚满

赶端午的乡人，借着晨露，洗脸、洗头祈福。乡间小路两侧的草木上缀满沉甸甸的露水，走不多时，裤脚便被尽数打湿，凉丝丝的潮气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

母亲深谙乡间习俗，专挑叶片背面泛白、长势旺盛的艾草收割，她说这样的艾草药性最足。割艾

的灶台早已烟火升腾、暖意融融。俺娘将浸泡整夜的榉叶粽包下入锅中，一并煮上鸡蛋、新蒜，满满一大锅。老家端午素有旧俗，清晨必食煮蒜、煮蛋和粽子。软糯入味的新蒜，搭配鲜香的煮鸡蛋，老一辈说这般吃食，能祛除湿气、清热解毒、增补元气，护佑一夏无疾。



的间隙，她随口念起代代相传的老话：“端午不插艾，死个老鳖盖。”见我懵懂不解，她笑着解释：老话传的是民俗心意，艾草能驱邪净宅、守护家人安康。年岁渐长我才知晓，古人端午插艾、悬挂菖蒲，从不是虚妄的祈福，而是先辈流传千年、杀菌防疫、驱避毒虫的生活智慧。

割艾归家时，天色方才蒙蒙泛亮。母亲将艾草与猫猫眼分门别类，拿红绳扎成整齐的小捆，斜插倒挂在门框之上。又吩咐我，将枝叶依次插在院门口、猪圈墙头、屋角墙根，寓意封堵五毒入户之路，护得阖家四季安康。

晨光渐亮，二伯母端来一碗清水，兑入少许雄黄酒搅匀。她蘸着酒水，轻轻点在孩子们的耳孔、鼻尖与肚脐，最后在我们的额头郑重写下一个方正的“王”字。口中念念有词，说这般祈福，毒虫不侵、暑疮不生。儿时只觉这般仪式神秘又神奇，满心都是欢喜与敬畏。

不大一会儿，大杂院家家户户

早饭摆上桌，一碗白糖、一盘榉叶粽，剥开榉叶粽子，蘸着白糖吃，那是端午最清甜的滋味。它不同于江南粽叶粽的软糯，咱宝丰西山独有的榉叶粽，带着山野草木独有的清冽香气，质朴又地道。父亲剥开一枚热粽，不急食用，细心分成小段，整齐摆放在灶台窗台，先敬天地、遥祭屈原先祖，默念祈福吉语，礼毕才笑着招呼我们：“都吃吧，吃饱了好去看村里的端午热闹。”

吃完饭，收拾妥当，日头已然高升，暖意洒满村落。村里的大喇叭准时响起，声声播报，召集全村人前往大队部广场参加端午盛会。我跟着大人们赶往村部，广场上早已搭好棚子，聚集了不少群众。最惹眼的是远处立着的五块木靶，上面画着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蛤蟆，正是民间所说的“五毒”。一旁摆着碎石与弹弓，男女老少皆可上前投石射箭，以“射五毒”的习俗，祈愿祛除灾厄、岁岁平安。

广场老榆树的浓荫下，河南坠

子艺人早已架好弦子、摆开阵势。拉弦的老者闭目颌首、悠然伴奏，唱者一曲《杨宗英下山》高亢嘹亮，清亮的唱腔一响，喧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。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围坐前排，跟着节奏轻拍膝盖，打着节拍，听到精妙之处，阵阵叫好声此起彼伏。

广场周边摊贩一字排开，卖糖葫芦、卖凉粉、卖手工香包的小贩吆喝声不绝于耳，说书声、弦乐声、叫卖声交织一处，整个村落锣鼓喧天、人声鼎沸，热闹得像赶会。

日暮时分，盛会散去，村落渐渐归于温柔与安静。母亲热上剩余的榉叶粽，切一盘油润咸香的咸鸭蛋，便是端午的黄昏美味。小侄女手腕上的五彩绳，经过一日嬉戏已经有点脏了。二伯母见了就说：“等头场夏雨落下，便将五彩绳解下抛入河沟，让流水带走绳线，也带走一身灾病烦恼。”小侄女满心不舍，紧紧攥着手腕不肯松手。母亲温柔哄慰：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明年端午，再给你编最鲜亮好看的新丝线。”

夜色深沉，夏风微凉。院子里萦绕着淡淡的艾草清香，唇齿间还残留着粽子与煮蛋的香甜。远处零星响起几声鞭炮脆响，是乡人依俗送别端午。我坐在院中小凳上，听着枝头蝉鸣虫语，细细回味这一日的欢喜：晨露割艾、河畔祈福、点抹雄黄、射毒祈福、听书赶集、食粽尝鲜。旧时的端午，满满的仪式感，把踏实的烟火、热闹的人情、虔诚的心意呈现得淋漓尽致。

岁岁端午，年年如故。那些质朴纯粹的旧日时光，那些刻着乡情与民俗的端午烟火，终究成了我心底最温柔、最绵长的旧梦，岁岁回望，岁岁眷恋。

（此文为参加“2026宝丰书香盛典端午读书分享会”文章）

